

招魂

何志浩 著

魂 招

著 浩 志 何

書叢社學文月日

1 9 2 8

魂 招

著 浩 志 何

角三洋大本每

印 翻 准 不

書 叢 社 學 文 月 日

版 出 月 一 十 年 七 十

會 員 委 事 軍 府 政 民 國

印 所 刷 印 平 北

士女程陳與者著



卷頭語

“Jener Mensch dort, ist er narisch,
Oder ist er gar verliebt?

Denn er s'haut so trüb und heiter,
Heiter und zugleich betrübet.”

『那兒的那位先生，

是痴呆？還是硬在鍾情？

他怎麼那樣地傷心，又那樣地高興？

分明是在高興，同時又在傷心』！

錄此海涅詩，以紀念我獄中人。

一九二七，五，五，陳珪。

北極閣的鐘聲

——序志浩招魂

月影已漸西沉，

踏碎落英緩行。

罕哉，罕哉，這飄蕩的幽靈，

是深谷的幽香！

是嫦娥的精靈！

傷心的人啊，短命的生涯！

痛哭的時候任情地痛哭！

狂歌的時候任情地狂歌！

希望是滔滔的流星，

回顧是茫茫的滄海

瑪瑙色的葡萄酒多喝幾杯，

玫瑰色的美人朱唇多接幾吻；

酒桶是人生的淵藪，

柔懷是夢裏的搖籃。

雲想衣裳，

月更西沉，

靜聽北極閣的鐘聲，

驚醒人間長夜平庸的夢境！

一九二七，七，一一，

夢痕於獄中。

讀招魂

劉伯倫

我識何君，

在今年八月，

邂逅金陵，

正夏盡秋來時節。

相逢握手一笑，

逼人雄姿英發。

更聞慷慨多奇才，

令我一見便心折！

秋間我作北平遊，

客中過從益親切。

更蒙示我一卷詩，

文皆熱情無虛飾。

寫盡人天無限愁，

能令人憂令人悅。

真情流露乃有此，

何須文咬與字嚼！

君出槍林彈雨中，

身經百戰氣益雄。

無辜忽作獄中囚，

陡覺大地皆悲風。

自揣此身溝中隕，

吐詞憂憤填心胸。

不死戰場死囹圄，

救國救民志未終。

幸有夫人陳女士，

百計救援竟成功。

再生豈惟忤僊福，

革命事業正需君！

歷盡了人間險阻崎嶇，

識破了人間勢利心目，

立下了捨身救世的宏願，
作詩吐詞異凡俗！

君詩是真情的表現，

那與文人較雕琢！

我亦憂時長太息，

拯飢援溺嗟無力！

耿耿此心有誰同？

展讀君詩差足悅。

故國危難夜未央，

酌酒相對共愁絕。

十七年十二月十日於北平。

自序

獄中百日，苦悶欲死。自知冤沉海底，不能大白，乃著『招魂』以留紀念。書成，乞序於玄冰，曰：『志浩之詩集，是他純潔的心弦上彈出來的天真流露的調子，像嫩紅的朝霞映照在冰清玉潤的明湖上一般的色彩』。其辭過譽，受之有愧。余之作品，猶如個性，予雖有時像寶玉之裝模作樣，學黛玉之多愁多態，而其不自然則如劉老老之一進榮國府。詩學蕪雜，無善可觀，不過留此以作紀念焉。

一九二七，八，五，於南京第一監獄。

十六年八月十一日蒙吳稚暉，蔣校長，劉光，徐培根，蔣堅忍，及黃埔同學伍瑾璋，曾擴情，鄭悌，王志鵬，董襄等卅餘人保釋，始得出獄。龍潭戰後，余偕琨赴甬謁校長，並告以清黨被誣及獄中苦況。校長爲余感嘆不已。余以精神痛苦，擬欲東遊，因理奔走呼籲，心力交瘁，胃病劇發，乃返滬療養，余爲之親煎湯藥。暇是校閱是書，刪去『愛的給與』及『潯陽聞夜哭』等十九首。

一九二八，元旦，於二十六軍第一師政治部。

招

魂

招 魂 目 錄

目 錄

序

卷頭語……………陳 瑛

北極閣的鐘聲……………夢 痕

讀招魂……………劉伯倫

自序

詩

招魂

總理週年祭

葬在玫瑰色的王國裏

歸來

去找我底心

薄薄的秋雲

赴粵投軍

附 錄

克敵之歌

我懷望着故園的天野

詩人的輓歌

春夜之夢

生命之舟

臥龍曲

寄堅忍

給志洪

猛虎行

碎了的秋心……………陳 瑛

冬雪集序……………明山等

讀冬雪集後……………勞達等

粵中吟序……………天戈等

讀粵中吟後……………KW等

招魂

與其在冷冰冰的環境裏迷夢地生，
實不如在革命的血路上熱烈地死，這
就是我去粵投軍的動機。十二月十日
，舟過南海，遙望海水無涯，不覺有
感而作此。

歸來歸來，
彼故鄉兮！
不可居兮！
魂兮歸來！

歸來歸來，
歸向樂土！
歸向黃埔，
魂兮歸來！

歸來呵，歸來！

從浪漫的生涯裏歸來！

從浪漫的餘哀裏歸來！

從浪漫的狂號裏歸來呵！

歸來呵，歸來！

從夢幻的殘痕裏歸來！

從夢幻的依稀裏歸來！

從夢幻的希望裏歸來呵！

歸來呵，歸來！

從慈母哭泣的回憶裏歸來！

從家庭慘別的回憶裏歸來！

從愁雲慘淡的回憶裏歸來呵！

歸來呵，歸來！

從狼狽飄流的悲哀裏歸來！

從淫慾墮落的悲哀裏歸來！

從一切不可思議的悲哀裏歸來呵！

歸來呵，歸來！

從人間的冷視和鄙夷的顏面裏歸來！

從層層壓迫之下負着傷痕蹣跚地歸來！

從黑暗的牢獄裏披着夜服蹣跚地歸來呵

！

歸來呵，歸來！

魂兮歸來！

從深山荒蕪的墳墓裏歸來！

前進呵，跑到黃埔！

樹起革命的旌旗，

踏平浩蕩的血潮！

全世界被壓迫的民衆起歸來呵！

從鋤頭下活埋的農夫起來！

從鐵錘上老死的工人起來！

打破這黑貓的牢門，
解除這頸上的鎖鍊！

總理週年祭

黑龍江昂首揮淚，
黃河碧血長流，

呵，好悲痛呀！！
在茫茫的人海裏，
息滅了一盞明燈！

歷史故意地遺留下這一段遺憾，
給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和弱小民族的痛哭

，
但總哭不醒這最偉大的墓裏人——
在金陵紫金山下的總理！

呵，好不幸呀！！
我們偉大的總理——

葬在帝國主義的歡笑裏，
葬在買辦階級的鼓舞裏，

葬在弱小民族的悲哀裏，
葬在被壓迫民衆的眼淚裏，
葬在人類解放的運動裏，
葬在愛光明的人類心靈裏。

呵，好沈痛呀！

讓帝國主義的走狗段祺瑞張作霖死呵！
讓封建餘孽的軍閥吳佩孚孫傳芳死呵！

讓那一切資產階級的走狗死呵！
讓那一切勞動階級的仇敵死呵！

我們大聲呼着

我們總理的精神不死！

朝鮮，琉球，台灣，
印度，安南，緬甸，
土耳其，摩洛哥，
敘利亞，菲律賓，
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呵！

我們在同一旗幟之下聯合起來，
齊向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進攻！
要知道我們總理的精神不死！
要知道我們總理的靈魂不滅！

葬在玫瑰色的 王國裏

小小的微星，
照澈了稀疏的疎林，
疎林中步出一個美麗的女神。
多情的女神啊，我爲了你，
心中的愁雲永遠不能消！
眼中的淚濤永遠只是潮！
愛人呀，
淚珠兒快要流盡了！
寸心兒快要破碎了！
青春的姑娘啊，
只有你的唇能吻熱我底胸！
只有你的淚能縫補我底心！
愛人呀，歇歇罷！

我看到你舞蹈的姿態了！
我聽到你微妙的歌聲了！

但是，

你怎麼不轉過頭來望望你這落魄的情人呢！

你不是爲了我這活動的死屍而惱了嗎？

悲哀，徬徨，斑斑的淚影！

唉唉，

我青春的歡欣那兒去了！

我青春的甘露那兒去了！

你不是爲了我這淫慾的屍骸而好嫌嗎？

墮落，頹唐，飄泊的生涯！

唉唉，

我青春的韶光逝了！

我青春的鮮花謝了！

啊，青春的姑娘，

你高貴的品格，

你純潔的身軀，

原不容我污壞。

但是怎禁我不吐出這顆赤心！

啊，青春的姑娘，

你美麗的容顏，

你冰清的玉骨，

原不容我蹂躪。

但是怎禁我不吐出這縷情絲！

青春的姑娘，

假若你能啟動你的朱脣說：

『你是一個浪漫的詩人，

而且有小孩活潑的天真』；

那末，我便要快樂得死在你的懷抱裏了！

青春的姑娘，
假若你能啟動你的朱唇說；

『你是舊禮教的叛徒，

而且是一個富於反抗性的軍人』；

那末，我便要在我坟墓之上舞蹈了！

青春的姑娘，

假若你能問一聲：

『不是冤家，

怎麼偏會對頭呢』？

姑娘，

這只有你知道，

這只有知道了！

青春的姑娘，

你是人間的驕子，

你是天上的安琪兒，

你縷縷的情絲已繞成我整個的心了，

青鳥正在我周遭歌唱呢！

青春的姑娘，

我底心田有些滋潤了！

我底心弦有些挑動了！

你不肯給人的愛已經給我了！

我坟上不開的玫瑰也已經開了！

不有夜鶯的哀啼，

那能了解情場的歡唱？

沒有鮮血的淋漓，

那裏嘗到玫瑰的芬芳？

愛人呀，你可知道？

看，血淚模糊的黑影。

聽，點點滴滴的清泉。

愛人呀，

狂歌吧！

號哭吧！